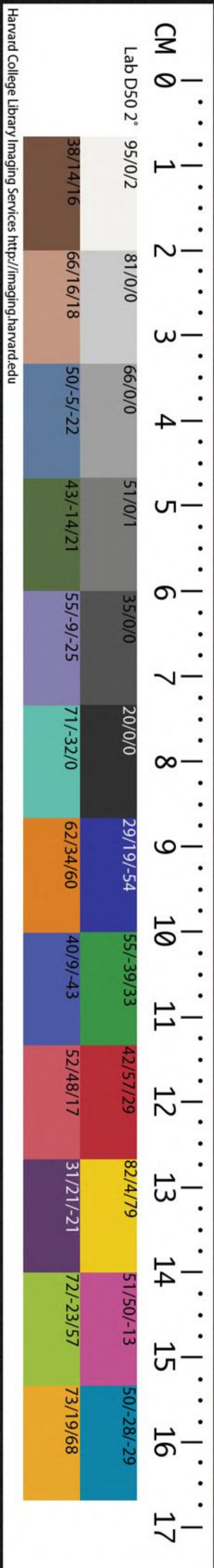


T235/1322(2)

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24 1941



孔門易緒卷第二

古邾張德純天農氏纂

上經

謙 艮下 坤上

緒曰以孤剛處多凶之地宜莫危于此乃亨而最吉且豫必其有終則以謙德之美无往而不宜雖天地人鬼莫能違也山託乎地而抑抑然不敢以自高猶居民上者畏顧民若謂一夫之能勝已此乃君子之謙而非有心與伏以自卑也尊而光者闡然而日章不可踰者天下莫與爭內為謙體四以上俱謙受之福故內三言吉而外三言利內卦已備始終外卦之征行皆發為其所用者耳 欽器之傲循墻之恭謂之卑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收可矣至如地平天成而不自滿假功成治定而公孫碩膚非大禹周
 公之聖不足以當勞謙與之共事者臯夔稷尚同德相讓皆謙謙之君
 子也以召公之賢或未盡喻周公之志于撝謙之義猶有歉焉矣其再
 曰鳴謙者以與三一承一應既不敢以自安欲發撝其謙而并見之于
 言語文字者與鳴謙同為自鳴當不徒謙極有聞而已此又一說也
 謙受之義實首倡于伯益敬拜昌言而三苗來格是直用謙德以勝之
 爻辭兩言征伐意實本此非謂坤柔宜自振作也語錄謬引老子哀者
 勝矣及孫子處女脫兔之語曾謂儒者而有是言乎

三三豫坤下震上

緒曰知卦之所由以為豫者即謙之所以成德然後可以處豫樂之時
 而无咎災非剛應則志不得行非上動則下順无力何以能豫故體剛
 而能動者乃可以當卦辭以之立君以之用衆以之治神人和上下志
 安往而不得此直與勞謙之君子同道與朋兩美而相合者也簪取雙義居
 上卦之下而多得衆陰恐其涉于猶豫故曰勿疑惟六二居中得正不
 見佚豫之可安知幾而固守所以獲吉益又兼有豫設之義能灼見于
 未事之先可謂豫矣若少有觀望而悔已隨之六三是已 大凡溺于
 豫者神昏體懈而諸態畢呈豫怠如鳴則醉飽以驕人盱則柔頤而願得
 疾則尸居而餘氣其冥然无覺者方且顛倒溺没于嗜欲之中惟謙足

以救之然能變而免咎者鮮矣不知憂患之玉我于成而寧甘死于安樂非所謂下愚不移者耶

豫之名義本不如謙五乘剛而一息僅存則四之為四可知矣周公不及見桓文之事然大彭豕韋古益有之純之以勞謙况此一爻亦有微意存焉耳 葵正首止盍簪志得之時也然極其效僅止于驩虞

三三隨 震下兌上

緒曰卦本否上易為震初 上少女下長男 其體雖以剛而下柔實則陰從于陽

動而後說所以為隨大凡因人者不能自立多出于无故必兼備四德而後可以无咎非有剛大之質則不能此三陽爻各得其時天下所以

願隨而不可失也下卦初為動主確然有以自守若其變而交四 變之萃

可以類聚而有功出門者謂自內而之外也四能與之相孚既同道則

亦同功其義甚明不緣獲三而終于凶咎五之嘉美則其中正隨時之

德有以信于天下无妄動不苟說皆有當于卦辭者也三陰各有所係

故宜慎其所隨二係初剛則失其正應三近係四則失其初主上爻身

居事外猶未免以係五為嫌往无所隨 倒將為蠱 其交彌固周先王曾用其

精誠以報享于山川他非所用耳 雷藏于澤雷奮而雨隨兌金為秋

秋深而雷伏晦明作息之道如是而已故其義曰隨時 上句依本義作隨之

經凡亨字 如大有如鼎升 漢魏時俱解作通此上交王用通于西山又以拘

孫門易經 卷二 三
係之乃從斷句文義俱不安宜後儒之不從也

三三 蠱

巽下
艮上

緒曰蠱為壞疾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秦醫
緩語

柔入壞剛如蠹穴于朽鬼憑

于邪國家事勢至此已不可為然苟有良臣令子苦心大力以摭挂其
間當不至于一敗而塗地聖人望之者殷為之大期其效曰可以元亨
如涉川之必濟非小小有事而已始而亨者前事已壞无復可因有天
下者當與天下更始有事之初既一撤而新之復丁寧于再三為創垂
之可繼不徒著為令甲也何必天下雖家事亦然治蠱者貴剛柔之相
濟蓋有子所以承考如初乃能盡道可卜其終如五乃能蓋愆且以承

譽九三治之以過剛能悔而之吉六四養之而益壞則吝而之凶其或
蠱自母生幹尤不易如二乃適得其中所以貴乎有子此无他親親之
愛无可解于心亦无所逃其責否則超然事外惟亂門之无過有閉戶
以自高而已彼將脫屣千乘誰得而訾其志哉

蠱元亨而天下治人每驚怖其言未為識理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
之為父子者定可以徹卦爻之始終甚矣子輿氏之神于易也

三三 臨

兌下
坤上

緒曰臨之為卦當兼兩義而言

或與或求是臨
觀各兼二義

以上臨下者位之常以

剛臨柔者勢之暫然聖人之言臨則不徒以位而以德不專言勢而言

理陽剛浸長羣陰誰不說而順從大亨以正此天道之必然理也非勢也位乎其上的者不必懼其見陵但當修德以應之待其交而必通三變成其為開泰之主明睿足以有臨義莫宜焉吉莫大焉矣初二剛長固為无所不臨然惟其正應在上為能感其所臨咸義宜從感故同辭而皆吉三以兌柔處卦之交不正而妄說臨我臨人俱失其道何則之有地高澤下以地臨澤者莫如六四之最切于位亦適當故凡臨天下者自用則小必其能任剛中之賢予違汝弼不以順命為苟同其斯以為大知而已坤體敦固知六三之憂而將變而靜以待之皆吉道也自遯而否而觀皆陰長陽消之卦按之三統則八月之義皆有可通臨

正對建未 反對建酉然卦辭文王作也繫易之時夏正不行而周正亦未改孔氏

疏云從臨卦建丑至否卦建申為八月特不從何褚兩家似于循環消長之數較合雖不明言商正而文王為下不倍之義實所宜然此說不當廢也

 坤下 巽上 觀

緒曰四陰盛長臨卦已設有戒辭故此不復言但取地上風行以見陽德居尊四方服教畏神之義蓋否中已過與體初成率坤土以承剛而不嫌于偏且利得其與入之才以風動天下卦所以名觀者九五齋莊中正之德誠中而形外不期敬而人自敬之顛顛然仰之若神誰不悚

心而惕志此其所觀示者甚大而凡處于其下者不可淺陋以為觀也
 六三居下之上識高衆人已不同于婦孺之所見然出處未定猶相時
 而動未能近天子之光四則可以出而仕矣與于校而貢于廷笙簧酒
 醴之盛不但目擊之而且身受之足以增王國之華而風示遐邇二陽
 在上同德一心相觀而成化日用飲食觀羣黎之徧德而可以知我生
 泮奭優游觀品物之感遂而有以信其生如金玉如圭璋益允矣其君
 子也所以康衢之游方岳之狩風俗美而頌聲作雖謂之先王觀也可
 君子被濯是勤非必其為祭也齋戒以神明其德 即此為神道非鬼神之說 非以設
 教而教自神卦之取象莫精于此 盥濯非裸灌 謂不薦別有義者失之

☳ 噬嗑 震下離上

緒曰由頤得象卦位之適然頤體開合下動上否四剛如骨體在中然
 不能勝上下之兩剛故齧之而必合如人事之致力而後決可以得亨
 語其用之所利莫如折獄者以雷奮而電作惡威惟畏德明惟明本欽
 恤之意以出之者也諸爻備言用獄之道可因繫傳而推 初上兩爻 屢校者
 懲其初犯之愆則滅鼻者矜其蠢愚之過噬囚而遇毒出于不幸則又
 皆災之宜赦者以照臨在上故得无咎者三皆足為小人之福其既麗
 于刑猶得用金以作贖虞廷僅以代鞭扑初不如呂刑之濫入鈞金束
 矢而後聽之周禮特以禁訟獄乃不至枉詐之煩是皆不得已而用之

然聽贖者危何如禁于未然者雖艱而獲吉也至于惡積怙終則刑故無小甘爲聖世之罪人聖人亦不得而恕之矣苟具耳目知象刑之可畏何至于此極哉

惟明克允五至明而不自用其明任九四之剛而從欲以治然四之所以利者正在于艱貞不敢以得情爲喜而易視之古之所謂良折獄者蓋如此 諸噬旣象合之難易又取矢直黃中此象外之象

䷛ 賁 離下 艮上

緒曰說賁者但作飾解于義未全凡致飾于物必以采色相宜雜卦何以獨言无色諦觀卦爻取象及參以詩書所訓 書賁若草木 詩賁然來思 凡言賁者

皆謂由中達外自然而成文用樸以爲華蓋取諸此天地交而氣通 本泰

體 其文明足以相爲潤色降上之柔而來文二卽分下之剛還以文柔

來者得中而其還居上然後剛柔錯而彬彬有序推而極于時行物生

禮陶樂淑皆其自然所章賁而已六爻皆以素位爲常而无取乎致飾

趾初率其素履須二順而下垂九三五坎以潤其剛是皆无慕乎外不

援不陵安常而處順者也六四亦能素其位以與初應而闕乎三故始

疑而終合五當受賁有尙賢之美聘幣不以立纁而不嫌于薄上九本

自正園 從上 文柔 幡然而來賁足以增五位之光喜哉起哉所謂與上與而

得志者也 成卦之初本柔先下來而易剛以往是曰小利實則六爻

无不利之占素位殆亞于謙德矣

殷道尚質其車服牲幣所用以為章施者可考而知有周郁郁之文實

取監乎此吾夫子殷人也志在從周而不能挽末流文勝之弊所以筮

賁而愀然者與見家語

三三剝坤下艮上

緒曰剝復之理諸儒先說之已詳但復專為君子謀而剝兼為小人謀
聖人之心大而公則猶有可言者卦本乾也羣陰勢彊至于上干尊位
孤陽如綫僅存而彼方憫然以蔑貞為事地偏而勢愈危矣君子當否
塞之先遯志已決豈此時而復冒昧有所往乎此顯而易見者然以陰

剝陽天道所深忌人理所不容剝牀者惟恐陽身得以寢處其上務層

疊而剝削之而不知毀冠裂冕拔本塞原欲滅正而還以自滅凶災切

身至不可救豈反利其所往哉三本否之交五本垢之始特以係應而

異其辭陽孤矣猶剝之而自以為无罪是誠何心五比于陽徒以固寵

之私率眾陰而進御助之乎抑剝之也故无咎无不利者所以狀小人

无忌憚之隱衷不謂其免于凶也乃陽剛不以孤立為懼歸然于層坤

之上如乘安車其德猶足以庇覆眾陰而反欲滅之而後快是忘推戴

之義而自取暴露之災者也小人何所利而必為此乎噫

棗杏之屬是為膚果實落而不食則必壞爛雜卦義然膚雖爛而无損其

覈中之仁今作核以生生之理在乎此也 觀象為學易者所必先剝復之卦爻其最著者故傳于此發之

☳復震下坤上

緒曰包犧之畫卦何昉乎自无而有肇于一奇而已偶而為儀因之積

之重之合乾坤以相循環為辟卦十有二京氏學當其純耦之時既反于

无而一奇已成幡然還其故所非復而何初陽雖微體剛而性健可以

獨往獨來何所患疾衆正方以類從何有咎災七日者天行對待之期

消息盈虛之常數也天地以生物為心在人為仁之體靜无可見于動

而後見之性固利往然而未宜施用不可不安靜以養其初蓋雷生地

中必至三而通四而始壯君子所以務謹之于微也諸儒于爻位之義

行可正氏最為明確云初不遠而復為明曆之君子二休復下仁四獨

復從道為樂善之賢者五敦復自考為不踐跡之善人六三屢失屢復

是改過不勇之夫上交則物欲沉滯喪失其本心者也尙何復之可言

哉 愚謂復之為教以上知而言其功在于慎獨為中材言其要在於

徙義就下愚言在自醒于平旦之幾希人禽之分所爭者此而已

屈子怨靈修之浩蕩為其迷而不復也師敗君凶蚤灼見于幾先矣

☰无妄震下乾上

緒曰極誠无妄者天命之正莫之為而為者也其間雖有氣數不齊何

莫非命不能順受其正而以人為害之則妄矣天祐誠而不祐妄惟備
天德者可以法天行其不能者反是初為內主直從否變而來始念之
誠義同于復六二柔中非有妄者但當絕去其覬倖之私如不于耕時
而遽望其穫不于蓄時而遽望其畜必有事焉而勿正也苟謂一无所
為于前是坐希有隕之獲其妄甚矣尚奚攸往之利乎存心養性修身
以俟之非无為也人既曰眚天既曰災三不妄行而遭詰擾是氣數之
偶然上窮乃其自取九四非正宜有眚者也以居乾之初本有其可貞
之理未為妄耳九五剛中而應宜得吉占而象如彼者深以納誨之道
望其臣也良藥苦口弗瞑眩則弗瘳者匡救之力若无妄之疾則不妨
以將順為功翦桐而入賀來游而矢音勿藥之喜也注疏以堯湯水旱
當之則不類矣

妄作望解于義本粗其語益出于國策以不耕穫為无望之福尤不可訓雜卦但云

災也至于物與无妄之理向來經師所未夢及更无足怪蓋誠通誠復徹
乎天命之原子思孟子而後非有宋諸大儒誰與發之

三三 大畜 乾下 艮上

緒曰惟陽大故能畜陰利貞者利于君子之正道苟畜而不通何利之
有卦為遯之反故不終于家食而可用以涉川傳自能止健以上俱總
兩體而備言大正之美非謂良果能畜乾也蓋乾剛健行非物所畜兩

陰託于艮體似欲以角牙相距聖人之所惡也義主于扶進君子故初與二不私其所應知難自止而无悔吝之占九三同志相求則謀以萬全而鼓其必行之氣三進則俱進矣至上九天衢豁達衆正畢登得時大行之候也辭不勝其抃舞焉又慮兩陰畜陽不遂力屈而志未平故特借爲豢畜之象許救反治其角牙禁于未發俾无爲惡之具而不嫌于害正小人之福莫大于是俱可以獲吉矣五无君德而猶有尙賢之美大有相類傳就卦位發之所以存五也惟有斯美故陽德可亨駸駸乎有不家食之理否則說賢又不能養无以覲然在上矣輔嗣謂以柔止剛剛不敬犯禁暴抑盛能固其位何其諄哉

大象以多識畜德又借字爲畜積之義

許玉反

稽古自鑒辨惑修慝積久

而一旦豁然无兩象无二理也

象傳宜以輝光日新爲句其德剛上而尙賢又與大有同例

頤

震下艮上

緒曰生人飲食之道急于男女曾不可以須臾然口腹之害人也亦特甚大而萬鍾小而簞豆問其所以爲養蓋難言之養正則吉養道盡之矣曰自求口實明不可以待養于人故以兩體言則止吉而動凶就中爻言則俯顛而仰拂倒亂失常俱非所養之正凶者固凶而吉亦尙有觀焉也蓋初陽本貴而誤動于欲遂與頤質无異反不勝六四之貪求顛拂于下者積久而終凶四五賴上施而順從亦皆待食于人不能自

主上操養柄矣又嫌于下陵弱五豈得自安故俱未可遽信爲吉甚哉
養道之不易言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其必有以處此矣

養賢及民孔子推言養道之大自註疏家闢入諸爻而于義多所不通
苟自養失正安問養人正義謂視在上所養何人是賢則其德盛然亦
是上九而非六四蓋所由以爲頤觀者觀此而已 四處頤中需食尤
急其變卽爲噬嗑視專欲繼其貪可知恣貪得以市惠于人我不知之
矣

☰☷ 大過

與下兌上

緒曰大過者四陽錮于二陰之中其氣僨盈而不洩陽道之大阨也

黨禍

之世當大過之時而有大過入之才行大過人之事君子之所以盡道
如此也木滅而棟橈大夏將傾載胥及溺矣君子不與時命爲推移斷然獨
行其所是至于天下非之而不顧運厄而道自亨又何經權濟否之足
言哉剛過中而不足恃如澤蒲之材旣朽而不堪于柱故遺大投艱者
初也致命遂志者上也以陰爲與說之主故與其往而不疑二五再以
比陰取象于時旣過而不當則長女猶少而少女反成老矣二衰而五
弱陽道之羸乏如之亦咸恒之雜氣也三居下而積重故橈而凶四負
輕而獲藉故隆而吉然究无補于大勢之危則時爲之也
藉茅者與一木之支滅頂者蹈沉身之旣汨水之靈均燕山之宋瑞豈

可咎其所爲之已甚耶

☵ 坎 坎下
坎上

緒曰坎象剛陷險中險重則陷尤甚聖人以存剛爲義謂惟孚信在中

可以往而得亨必不終于陷蓋水之至也有時春秋朝夕

河汎
海潮

其信之

可見者既遭重險之境其入每易而欲出也難剛中之君子常履之如

夷以能行其所无事而已故惟五爻當位方盈科而已行搏激不生適

得其平流之性所以可尚二雖得中而未出較之于五則已危六四方

以脫險自慶而前險可虞義當貶損隱約乃不犯滿盈之忌此陰爻之

最善者餘三陰則皆以險自恃者也重習者游至之辭而其義通于慣

習慣于行險以徼幸此亡命之小人如初之學泗而入窞三之恣游而

没于兩險之中上之怙險以自終意外諸凶皆其自取至數窮理極而

不可救聖人著此所以懼天下狎險之夫慎毋徇莊生呂梁之談而忘

子產水濡之戒也

純自甲午後屢嬰旤羅十年中數瀕于死幸不至虧體辱親遂折墓

不出當時雖怨尤不作實不敢不以憂患之道處之鹿門生朝句曰

殘年真會狎風波雖聊以自壯至今悔之

☲ 離 離下
離上

緒曰重離義取柔中惟六二爲當位得坤體之精華凡所爲文明麗正

之美无不畢萃于此爻卦占彖傳既各相符即大象以大人當五位究
 所為繼明之照亦繼此黃中之吉而已牝牛其順之順者其非體卦之
 爻則火性躁動无常吉凶各以象見火以風生而澤滅循與初當進退
 之交非敬慎何以免咎惟日中而昃詰且乃有繼明如人生之壯盛衰
 老此天道之常不知命者不為玩愒之樂則為遲暮之傷曾何益于死
 生之數依蔡氏若安常處順則未必凶外體附麗非所俱不得貞四之
作兩解
 來者甚驟當不止于錯然而不能敬以需之重離炎炎弗戢將自焚矣
 五柔以否德自傷求所謂黃中之美而勉繼之仍可以居尊而獲吉此
 則如桐宮之怨艾上剛能以敬承相繼用之出師討罪渠魁得而脅從

咸赦此又如甘戰之奮揚皆不失乎再續之明而以其才為差等者也

孔門易緒卷第二 竟

孔門易緒卷第三

古邾張德純天農氏纂

下經

三三咸 艮下
兌上

緒曰咸以二體言少男下于少女得陰陽相感之正卦辭彖傳所深嘉也然諸爻各有正應以相與則不待于有心之感而自通故各因其位以為象占而戒其妄動近取諸身自上而下辭義曉然下體本為艮止不能感物行止皆不自由心之官則思以其有虛靈應物之能故責四者備寂然至靜感无弗通所以正而吉也若耳目緣而思慮雜則物交于物而為朋從惟虛而後能受既往來擾擾于方寸之中雖有正感之

來而反无所容矣此其失在妄動于事物之先故曰未感害也繫傳推
言往來屈伸之理雖天道聖功不出乎靜正之常而已五所志者卑不
得爲良背上相尙以口僅成爲兌說雖居上體而所感尤無足稱蓋百
體聽令于天君能養其大體則一動一靜自无不踐之形而和平之應
胥積之此矣

山澤雖有形相感而實以氣通渟而爲淵泉注而爲谿壑蒸而爲雲雨
皆一氣之所通男女媾精之道與網緼化醇一而已矣此所以肖乾坤
而爲下經之首也

三三恆

巽下
震上

緒曰二少之感言乎其始合也必久而不已乃生育遂而夫婦之道成
合以少而長乃成不必別爲二體也雷風之迫而相與也爲時至暫而
動人之理自恆終則有始者咸恆之初上兩爻相循環而爲否泰也不
已之恆與不易之恆本无二理但非精于義者往往泥于常而失恆之
正體方而用圓也能以義制事而後動罔不臧无意于適莫无事于信
果大人君子之恆而非如妾婦之從人巫醫之執業也六五柔中不能
制義故不如二之悔亡初以相與之常責望過深而不知四本无禽勢
不相及交相病矣三與上各居卦極輕則取辱狂則召災又不如守常
之爲猶愈耳

序卦而非孔子則已既出于聖人則再由天地萬物推極于夫婦之道而後受之以恒其意何居凡以明下經之爲後天而已乾坤之不得不爲否泰此氣化之自然至坎離而生理足然生生之道方未有窮也于是爲所生者各肖其理以爲生此又以形化者也觀咸恒之對互爲損益其義曰盛衰之始既再交矣生生化欲不爲後天其可得乎故君子知天立命之學必慎乎其際也

三三遯

艮下
乾上

緒曰陰長之時陽當退避非畏之也山雖峻極而无礙于天之高以其大而能容若見其却避耳惟君子之剛與時消息能寬綽厥心不屑屑

與之較計彼厭然在下者不敢顯形其惡以相抗遯而未始不亨蓋以此也小利貞者二陰漸壯聖人猶以應正勗之如初之止于尾而不行二但以中順自堅其志猶可比于包承之吉若三則特有戒辭蓋下體之終不能預遠小人疾且危矣然不可以近係于陰而自失其陽剛居上之體仍當以臣妾畜之所以嚴分義之防而消其不孫曰好曰嘉言心迹分明何必絕之已甚而至于相惡然必如上九之蕭然遠引了无疑礙而後爲遯世之大人耳肥遯在漢魏間人多作蜚遯意同于飛

蓋高舉之說也

好遯作
如字讀

三三六壯

乾下
震上

緒曰大者正也特以卦情言而不係于爻位剛以動而過中聖人于此
不勝壯往之懼故又以能知止自足者應卦辭所利之貞大壯則止特于初

爻明示其意趾征必凶則角觸者可知矣二能以剛履柔是以居貞而

得吉四為震主所向无前然壯不可為如縛輶然但利于正固此為當

卦之爻六五柔中應二舍其壯往之形而處不爭之地易為平地雖不當位

亦无咎占所可懼者三也彼用壯者匹夫血氣之私君子用之昧理甚

矣罔如學而不思之罔謂不詳求諸義理而察其進退之機壯觸而反

羸皆不詳之致咎也上爻以動極應之故與之同象退无所容進无所

往能知難而止則免于羸矣 車伏免為輶與輪輻不同考工記作輶

君子用天德之剛以之自勝而已有未克之已私則天禮无自而復辨
其疑似絕其端倪使吾身純乎義理而不少參以血氣之私可謂大者
壯矣顏子之為仁所以屬之乾道也

三三晉 坤下 離上

緒曰繼明出治之世如日方中措珽以受六服之朝侯度率而慶典行
蓼蕭采菽之所歌也柔進而上行者謂否五變柔居尊獨九四剛爻處
非其據故初畏其摧損而二憂其間隔然實无能為也逮與三偕進眾
志允而悔亡以小心而受大福固其宜矣大廷晝接賜予便蕃豈穴居
夜出之徒所能虧其光耀哉懷諸侯之道厚往而薄來何失得之可言

上九進无所往惟嚴于自治以无損其大明而已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此義于伐邑見之而大學明新之序可以遞推矣

晉與大有竝為柔主而晉之所泣者臣道之常故不復有威如之戒王母之占晦于五而明于二聖人為後世防其漸也曹高雖賢終非盛世之福況乎其為梁鄧者哉

用錫當為錫貢之義庭實旅百莫先于馬于以徵康民富國之效晝日

三接乃言禮際之隆耳

☵☲ 明夷 離下坤上

緒曰卦之為憂患多矣而艱危莫甚于明夷作易者身自遭之宜其情

迫而辭遽乃安于所遭惟矢貞以自靖其視暗主不啻赫然如聖明則

文王之心可知矣周公達孝不忍傷文王之心第言箕子之蒙難而其

時可知于諸爻特叅錯其辭然他于五位必存其名實此獨處暗主于

无位之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固已惡其殘賊而絕之矣至孔子

義无可諱直以全卦屬之作易之人而後其心乃大白于千古幼聞之

查翁伊曰初九于飛避之北海之濱而終以西山之餓所以存大義于

千古也文駟入而羸里脫焉用拯之力也顛隳及而行遯決焉獲心之

效也不可疾貞者毋野之師有待于十三年之後天之所以稔其惡耶

當殷之末世其事可推而不必泥其說

文王之演易箕子之陳疇極天地亘古今之文明而皆出于艱貞蒙難之後天之所以晦其明邪抑聖人之用晦而明者邪

三三家人 離下 與上

緒曰卦備一家之象而獨利六二之貞非偏辭也正以刑于之化責之

有家者以觀其所假 音義 同格

具有中正之德積而能通肅肅者在廟則假

有廟 萃 離離者在官則假有家非徒身至之謂也稱王者明非文王不

足以當此勿恤而交愛者勤寤寐之求而有琴瑟鐘鼓之樂王道始于

關雎可以觀周德之盛矣嚴君之義專言上九一爻蓋父母既老而傳

如六子用而二老居不用之說然所以閑家而有節者皆其威如之所

致義方有訓故繼述相承而徽音克嗣无弗效其反身之吉矣言物行

恒者即反身之謂家之本在身也家不一男則亦非一女家道之興替

係焉二以勤儉持家而四之順正與之同德吉之大者也欲不富得乎

寒宗世以家範著于中吳而鄙性簡夷舉室殆有嘻嘻之象有愧于

先人多矣并識以示子孫

三三睽 兌下 離上

緒曰正位者莫如家人不可以倒倒則還為上離下兌爻位盡失其常

相乖隔矣雖柔進得中未嘗无可吉之理然同中見異但可以御世故

而必不可以處家庭此因事度時非君子不能善其用也

睽外也內卦 大外小

名既惡爻象亦乖異不倫蓋處睽孤之時心氣虛怯為妖為蠱皆羣疑所自生究皆妄見睽體疑亡則怪自滅初爻未濟變剛喪其坎馬勿逐而自復者循而上則仍歸于正位也惡人者即天且剿之人初雖元夫欲遇四而礙于三必不得已而見此人乃能交孚而免于孤立二以五為主五以二為宗本正應則其交易合于巷者委曲以相遇可以避惡人而不必見之也以三之醜惡媾于上而多嫌然妄見既消猶可終合則知天下无不可釋之疑人自枉生猜忌耳

二為五宗二變即成噬嗑其爻辭同曰噬膚言易合也合則不睽矣經中文象相似之處必有所因又不但循環反對之卦為然矣如損益夬姤之類

偶因筮得而有會故并記之

三三蹇艮下坎上

緒曰蹇解諸男皆索坤而得時方遇險則欲依母以自安故兩卦同以西南為利山水俱為險境而蹇者尤忌于艮方因取象在足故曰往來艱于往則便于來以退為進者也剛爻上依坤體而五得中下有正應故五為蹇主而二為濟蹇之臣可用以正邦者也初與四陰柔无應三應非其主欲有事于蹇而往來不出蹇中則不如其自反而守常矣五遭非常之蹇以得中之故凡利于西南者羣赴以助之其任事之臣尤能跋履艱危忘身以盡瘁雖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然人定者勝天无必

不可濟之蹇此尤之所以終无也上六雖居事外而志本從君身處江湖乃心罔不在王室宜其獨應卦辭利見之占以時而言亦蹇之終而難將解矣

☵☶ 解 坎下 震上

緒曰卦從蹇倒義取循環險難既解則進退綽然故應以兩占而俱吉往得衆者初循上而爲坤來得中者上環初而復爲坎來不如攸往之有功不夙恐有後時之悔也初居難解之始以柔履剛義无他咎但居下體如拇四剛解之而不交須二至而與爲朋共得攸往之利二以黃中剛直爲貴爻公侯之象其進應于五卽爲有孚之君子而兼得衆陰

成器于內動而有獲非此爻不足當之矣諸陰象狐上六又爲高墉之隼皆公所射而獲以解時之悖者也六三爻位乘承一无善狀他卦爻或有類此而此爲小人之尤故深惡而痛絕之藏器待時夫子借上六爻辭以贊九二則人或未之深省耳

前當險難既恐其有躁心而解緩之時又虞其有惰志義卽同懈故卦辭策其必往夫子又勗以藏器而待時皆以動爲吉易之善于誘人如此

☵☶ 損 兌下 艮上

緒曰損泰之初剛以益成上九似悖乎君民之義然陽道進而大行山澤氣通中虛而有信損之及時而當可者也卦辭既備諸美占于諸爻

但取斟酌合宜發明以損爲益之道不過與以傷惠則亦不過取以傷廉所以權量乎盈虛之際也初剛能酌乎前事不妨速往恐二過損則失其中故惕以征凶乾本三陽旣損一而居上今一陰在內恰應上而耦于陽交相益矣四亦陰虛義无可損但使初能過往則已之喜亦過來六五下孚而上祐益之者以重貨之多欲辭之而不可應卦辭元吉之占者也然循其本則上九乃成卦之爻名爲損以益之而實則惠而不費志在與三以臣友相得而不私利其家最合乎損益之時可貞而利往其占又胥應乎此矣

致一之義八交卦之所同而特于損之六三發之以其正對爲咸男女媾合之初萬物化生之本盛衰所極恒必因之學易者所當深玩也用志于享雖二簋不爲薄虛中能受雖十朋不爲多損益隨時之義卦與爻互相發也

三三益

震下
巽上

緒曰循損而來則受之者益矣其體又爲否極而環風雷相薄二五中正暢遂光明故彖傳之言益道與贊坤德者殆无異辭正不當局于君民之象謂止散財行惠之一端矣損兼言益益不復言損哀多之義存乎謙受者也爻隨卦反故十朋之占在損五爲受益之主在益二則爲蒙益之人上下報施之常雖享帝而蒙福不異此也普實心以行實德

者孚之至其爲元吉何疑初乃成卦之爻宜創制非常以宏主德三四雖不當大任然集思廣益之時遠猶辰告于中行者恆有賴焉如凶事之倉卒遷國之重難苟可以忠主而庇民則不敢不敬以告也卦之正對爲恆上居莫或益之時其心猶以求益爲常寇攘至而傾覆隨之矣又豈但損之足患哉 三四于三才爲人位故曰中行九五再言有孚其指同于洪範惠心者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惠我德者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同此報施之道自聖人言之其廣大精微有如此嘻豈易識哉

三三夬

乾下兌上

緒曰氣運相循陰無終絕之理而人事以去惡爲務則不可不盡其根株是在人之斷與不斷耳善決者密于內治使衆志曉然于邪正之分小人自知必不見容敢不逞聽不動聲色而易危爲安說和所以濟其健決也同爲五剛而不可當洩柔之任者其責輕壯往旣不可爲惕號亦屬无益其不良于行不聰于聽者更不足言內斷于心決而又決非三與五其誰望哉然居位乘時又三難而五易蓋剛壯則易形于色有應則易涉于嫌君子委曲以處之斂其怒容似偏受兌澤之濡見愠于諸陽而介然不以屑意惟與九五同志合力以求必濟仁者之有勇也剛體居高陰柔近欲託生其上覓陸之象也但能彌性以自彊則彼无所

緣延而氣類絕矣莫陸舊有數解俱未為得古來之不能盡去小人或反受馱于餘
燼豈不惜哉

不利即戎者行三軍之道在好謀而成无尚乎馮河之勇以象而觀窮
追慮其走險或反挾五以自固則勢不可為不如待其自退也

三三姤巽下乾上

緒曰復者喜其乍歸則姤者驚其忽遇內外之辭也如春秋之內魯純陽之體

俄焉為一陰所剝既敢于剝壯往之勢成矣陰漸不可長也聖人猶欲
其止而不進故示以金柅之吉而羸豕則凶然動則必變變則无復可
為但因爻取象以醜之而已本欲兼剝眾陽而不能不為近所私有二

不正而有則四雖正反无起而爭之凶道也曰魚曰瓜幸其速潰包之
以杞而以為有意外之獲所以存剛于五位也否四之有命與姤五之
自天道其理之常也陽孤存而為碩果陰始壯而為壞瓜語其質之變
也皆聖人之微意也夬四姤三皆與陰同體肌膚而不利于行卦倒即
其本爻往往象占相類如此其上九窮而變兌又與夬四同為羊象而
此遇其角雖遇而无所用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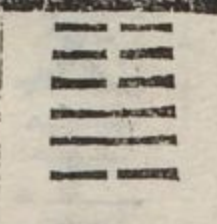
陰陽之運轉循而玩之則初无端倪鏗而識之則自為起訖故剝復如
環而夬姤如缺陰缺者陽能補之雖對待流行而實為主一者也

三三萃坤下兌上

緒曰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民力普存備物致孝通之以誠而祖考來格萃莫盛于此也王者有道人心萃而歸向義亦如之五尊為祖廟之位則二為祭主而用禴為王者之位則剛中居體坤眾之所利見无二理也以兩象而論澤之所容有限其德每不如比卦之優故爻象因之初之所孚者四因亂乃聚情志无常豈能如盈缶之終吉二須引而後孚不得同于外比三五與體有比四之嗟四偪于至尊能變而之比乃為大吉惟五同于得位可以元永貞矣而不獲吉占者以彼大顯其比而此則乘乎四而未光也上六之弱衰而无歸差免于无首之凶而已他卦類然故當參考蓋卦有二陽要非天下一家之象論世者其知之

假有廟者殷先王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人心所以聚也商王受謂祀无益至民攘竊其犧牲人心所以散也文王目擊道存于繫易之時特嚴格廟用牲之義其指切矣

九四陳于尊位之前大牲象也初以柔應則博碩不如然宗廟之牛其角握不大不足為笑雖欲勿用得乎光武初起市人舉手抑掄之亦其時也



升 巽下坤上

緒曰卦本泰之初剛以時變與而為升木德方亨正位當陽之漸也剛中而五應故惟二乃當大人宜歷階而上升于尊位南征者風之所被

自北而南也。蓋風木之性能達地而出，恆始于初六之勾萌長養數百年而成。故國之喬木矣。帝省其山，周先王所以基王業也。坤土中虛，自文王作豐而岐山遂爲虛邑。先廟存焉，用禴恆。于是六五者九二之所歷以升，有蹶厥生而大命集矣。父母孔邇，豈惟西土之人逮汝漢以南化行而治洽允升合志至此乃大得也。冥升不息者先王之靈爽上陟于天於昭在上式憑乎舊邦，周公之所優乎聞而愜乎見也不息則亦不消消亦不多耳。讀王用亨于岐山猶不能識時而論世何以易爲。

☵☵ 困
坎下
兌上

緒曰：剛爲柔揜如此日而微，故大人君子容有困時，而其所亨者自在。

簞瓢疏水之適，曲肱陋巷之安樂而未嘗困也。澤已涸矣，不能永矢勿告，而以困自鳴，徒益之困耳。然庸人之困于賤貧者，其慮淺；困于富貴者，其患深。三陰之困爲惡境所居，莫能自振，其凶可知。若酒食金車黃朱其紱，俱非困人之具，而溺沒其中者，其不適不安，不翅如居幽而負棘，此皆據非其地，非所困而自困者。六三特其甚焉者也。二五在卦體宜爲剛中之大人，若就爻位而觀，則各處困中，僅利于幽陰之用。上爻變而之訟，其環爲漸，故動有悔而吉行耳。

水漏澤竭，困不待言。然淫潦過多，則亦艱于瀦洩。故凡境遇所遭有餘不足，皆足爲困。君子所以自伸其志，制節謹度，必不爲外境所拘。何困

之不亨而非所以自苦故曰德之辨也

困當與節卦
參看始得

三三井 巽下
坎上

緒曰井養之道有功而不德安安而能遷資之深而用不窮正與困相

反 二自否來則為困
五從泰得則為通 風木與水義同于升故俱以上出為用邑改而井

不改斲坤土以得泉井象遂一成而不易也未繙而羸者井之羞初二

兩爻當之井舊有泥利用潔井漏通谷利用斃人事之補救也三不食

而五食三汔至而五有功也九五坎主有王明中正之德時之所與者

眾如夏日飲水往來者莫不利其清寒然為德不可以不終故收而勿

幕乃為井道之大成耳

于文本以象形周以溝涂即用為方里九區之法而公田歲取寓乎其

中聖王之所以勞民勸相者事孰亟于井田養民亦所以自養可以終

古而不窮皆井義之所該也 說卦及九家未有陶埴之象今日瓶曰

甕例當屬與所為其曰羸敝者九二互兌為毀折也禽有獲取之意井

通于谷故有鮒舊引子夏傳以鮒為蝦蟇所未敢信

孔門易緒卷第三 竟

孔門易緒卷第四

古邾張德純天農氏纂

下經

三三革

離下
兌上

緒曰易之用主乎變恆推陳以出新天地聖人莫不遷也革而當其悔
乃亡足以括諸爻之例矣雖物性之有剋制人情之有睽離皆其自然
必變之勢至于天命當革非大人備有乾德必不能首出而應時如湯
如武聖人之所慎言也離火炎上兌金從革故內體有事而外无所為
革之者二革而孚者五也黃中順理之美明以指二而非所望于初非
常之原黎民所懼故革之當否必信于既事之後丁寧曉譬至于再至

子門易經 卷四
于三而其事乃集如涉河之遷宅洛之誥蓋綦難哉及改命之志信乎
天下其德威足以變其心志其文明足以變其耳目非舊染汙俗咸與
維新何以至于此

不革故則無所取新而新者莫非其已然之迹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也此治歷明時之義而三統迭用使正朔一新其亦有取于
是夫

三三 鼎

與下
離上

緒曰聖人之制器各尚其象惟鼎即以名卦義備而占出其中義承革
故之後如若木初暘宅中建極之始也

是以大善
而吉亨

器重則用不喪上九

尊无二上六五尊而上之

如大

以位上帝以位聖賢圜正貳室極鼎烹

之盛矣始滌濯于門外飪熟而遷于堂階非貫之以扃則不行

即同
鉉故

趾賤而耳貴欲用取新必顛而出其舊居賤有功母以子貴之說也三

陽俱鼎實而二應正得中獨擅其有雖近初而无患三居上下之交互

成兌澤為雨所虧與井同有不食之象四所載已盈乃不度初任之不

勝而充實之形猶渥然見于顏面

形渥俱
作如字

必凶之道也離五虛明不惟

象耳而兼象目鼎實既互得乾則為之鉉者亦不惟象金而兼象玉矣

堅剛縝密貴重莫與等倫宜為主器者所世寶矣乎

九鼎不見于經而疑誤千古蓋臧哀孫滿有為而發至衰周遂為耳食

之談學者不當因正位凝命而強為傳會也

震 震下
震上

緒曰洊雷以初剛為卦主其來也甚疾應辟歷之象餘聲回旋旬磴則諸柔爻似之人心當驚懼之初志意每易失其常故卦爻多以得喪為言二五之億當為論語意度之解二近初獨為震鄰危厲切身以中順之德可以復其常度自三以上漸遠則但聞其聲矣四雖復震而不著于物五之无喪而以事自勤上之反躬而即鄰知戒皆為餘威所警惕然知所修省故但有動極征凶之戒此外更无惡占蓋雷奮霆擊莫非天道无妄之自然人苟能敬天之怒不以戾氣干之則小心適為致福

之本天與聖人之意一而已矣 七鬯之義序卦甚明公侯方國百里容有朝會征伐之事正義曰君出則長子畱守宗廟社稷攝祭主之禮事可謂典而核矣

艮 艮下
艮上

緒曰兼山以敦厚積高為象故上九為體卦之爻如山之岡脊既分則向背陰陽各限于形而兩不相及其在于人必覲面而情始通形既相背則意見不生人我兩忘止而常靜惟靜能順應雖動亦不失時思慮云為无不各止其所當止之處矣義與咸反而取象人體略同趾腓身輔各以能艮其止而遠于悔吝三當人體上下之交背所以為屈伸

蓋要

春之間 重剛以強忍自制身困而心亦危止而不于其所氣壹則動志也
如告子之冥然无覺悍然不顧者方有熏心之厲必不以厚終豈所語
于敦艮之吉哉 于文限本從艮列本同裂資本作贖以字體推之可
得其義

思以作睿于威則戒其朋從于艮則儆其出位此君子慎思之學无間
于動靜之交者也 愚謂艮背之義凡卦象所有已略具于此語錄家
每作話頭以相提唱或遂接入異端失其旨矣

漸 艮下 巽上

緒曰義取漸進竟為女歸之吉絕不以少長為嫌以否之中爻互易剛

下而柔上女待男先而後行合于婚姻之正二五之位俱得其中以相
應與其進方且不窮取義甚大則小嫌不足訾矣物之進而有漸者莫
如鴻壻至婦門而親奠雁蓋取諸此也六爻悉就鴻象為占以明進止
之得失大抵以近下為得宜過高為失所如干有淺渚之適磐有平積
之安二互坎水為尤善進而三剛四柔正所取以成卦若三驟變則孤
陽去而陰不獨成如隻雁失羣哀鳴以防矰繳而已山上生木體巽或
有得桷之用而鴻非所栖五變則再為山益違其性惟願返而與二共
此飲食之安庶終遂其生息耳上九過高本為重陸而先儒每作雲路
之想 達本不與 儀同韻 可為儀者獲其羽毛之用乃人事仕進之吉占而不可

謂鴻之性當非冥飛天表之說也

鴻飛有序其羽翮亦逐漸均非今人言班行比次整齊謂之雁翅非
可用為儀式者耶再因魚貫之義偶悟及此筆之

歸妹 兌下 震上

緒曰易既以女歸名卦經傳槩无美辭因少長既不相當爻位又多相
失就強合之初足以知其終之必敝同此願為之有家而六禮未周大
異于漸進之吉矣三四泰之變即為不交觀泰五所占則帝乙曾有嫁
妹之事故仍取以當六五而義无匹嫡于諸爻皆以娣從蓋妹與娣同
為少女之稱然妹可居尊而娣終處賤既私說而妄動則所歸雖妹而

竟辱于妾媵之卑非命之不猶也因三失所歸下體盡為娣賤

兌為少女又為

妾 跛眇之于視履其能幾何承造以襄陰職乃其常耳九四幸託小君
之下如江渚之待年名妹而實娣也彼為之嫡者以帝妹居尊陰滿有
乘剛之忌惟當厚自貶損推恩以逮下庶幾得吉然二卑非其正耦不
交亦遂不生歸必不善其終徒為虛象逮上交變而成睽无貺无益其
象辭亦如載鬼負塗之惡不待史蘓之占而知其不吉矣吁可畏哉

豐 離下 震上

緒曰豐之尚大者盛世之富有由積漸而成惟王者善于理財乃能致
此 惟此假 為至義 若但積多以自封殖則必有悖出之憂宜及盛滿之時以大

明徧照于天下使幽隱之區各享其豐亨之利而憂勤節儉惕然常如日午之易蹉然後可以保其富耳然離體居下明每易于障蔽明有所蔽則照一室而不足諸爻所以言居宅也卦无適主初四兩剛以遇而相賓宜均和而可安六五中虛受善下借離明之光宜席豐而有慶曰部曰旆皆指上六純離之變以象蔽明而互見其優劣益日中見星此必无之事明蔽則心志失常積疑成疾而妄見自生甚或折肱于幽暗之中其災大矣必如六二之虛中自照有孚以發其覆則蔽撤而志行然非三四所及豐屋蔀家者如廢宅然過滿中落敗不可支有其屋者且將去爲旅人老子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盈虛消息之理固有然耳

凡爲豐亨豫大之說者必逢君之惡之小人苟誤信之不至窮大失居不止也

三三旅艮下離上

緒曰火託于山情不相屬可暫而不宜久柔爻之得中是爲小亨止體而麗明所以貞吉君子之識時而安于義命者他人生于困窮憂患之外又有羈旅之一途古來賢聖所不免處之有道則雖栖栖皇皇无異于敦土而樂天雖親寡不足爲患夫子老于旅人宜慨然信其時義之大也小亨則爻柔者差勝蓋人旣一行作客奚所恃以自安所卽者次舍所依者童僕所資者器用宜寬其懷抱精其識見不先以得喪營心

而後无患出門瑣瑣則其細已甚不能得童僕之貞不戒于火則所喪已多不能如卽次之善亦旣安處得利而猶不愜于懷是自困于旅人者也五之終譽本无他長但文明自表虛中而附麗得宜遂足擅全卦之美然人不可終于旅也倘巢焚失所前路已窮至于慟哭而返然後悔其以可用之材喪失于无用之地則旣晚矣故君子與其爲設醴也毋寧伐檀 今人每言逆旅余謂非拂意不堪之謂曾有說書于頰橋

店壁見解鞍札記中

三三 巽 巽下
巽上

緒曰巽兌俱得柔而成本爲陰卦然重體皆以剛中爲貴不與柔之爲

卦主也卦有占而无象所取卦材居多二五同爲剛中論位則五尤得正巽之先庚後庚得不爲申命之主乎輔嗣直以申命令謂之庚當與令甲同義但甲取初而庚取再先之後之各以三日則不待屈指而丁寧揆度之意已寓其中矣風木性雖善入而其質本柔伏而不行何以順剛而利見故于諸爻以攸往勗之巽爲進退初柔居于陽位則當濟之以勇力二屈體而居陰則當竭誠致辭以求上應三四處重巽之交若物之隨風而必偃三頻而四有獲則以在下者吝而近貴者亨也上交之卑伏過于九二乃至正乎凶而不可救无位无民徒擁虛名于上衰周之主至貽笑于竊鐵史巫雖紛亦復何及豈非自有威柄而自喪

之者哉 慎而無禮則蕙頻與之謂也

兌兌
兌下 兌上

緒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為其太剛作體而一柔外見所以得行其志而物莫之違非用柔為說者也說不以正則求說者固為阿私側媚之小人而受其說者亦必非光明正直之君子相從于邪而人心之禍亟矣兩澤比連交相浸潤三與上往來而牽引者陰態之常陽爻則當以剛介自克初與二之獲吉和于始而孚于中未有說人之具亦本无說人之心而未嘗不說內卦之貞也兌復來而之悔則不能然四交重兌而不得所安未免介然于中而不知彼此介然義即 同界正其可喜而非疾

所以醒其迷也九五居尊而受說誰敢不以正應乃近為上柔所牽而不知其足以損德而敗名皆由于一念之誤不能夫則反而為剝矣所以救其危也 朋友講習者羣居執業如麗澤之相滋當不徒以口舌為功以微逐為事所益者三所損者三存乎其介矣噫蓋慎之哉

兌兌
坎下 兌上

緒曰與兌之後繼以渙節附于坎體以盡風澤之才則渙離而節止風以散物為能本无迹象可尋觀其被于水上自成淪漣知其渙散而不屬此所以名卦也本以否四之剛易柔以往得位而成與體五仍不動而在中居然王者之象兩體既定而卦辭設焉假廟者以聚渙為義大

象用之以昭合漠也涉川者以濟渙為義繫傳取之以明尚象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必聚散得宜而後亨所以利于正也以坎險而論同舟或有遇風之驚則當合其眾力機警以相救而身乃得安以巽入而言彰瘴以樹風聲之極則當示以至公發擣于大猷而事乃可集內得二而有所馮依外得四而顯其光大故居正位者王言出而不惟其反王躬燕而不可以危即處渙之終亦辭傷而遠害慎毋謂渙散離逃之時必不足以大有為也

逃遠也作如字解

風水聚而不散則甚而為波濤渙有正者壞植散羣言其所渙之大不謂散小羣以成大羣也爻傳句曰王居无咎言正位也則不為居積曰渙其血言遠害也則不與惕同舊解

非是

三三節

兌下坎上

緒曰就卦才言之澤之容水本為有限以坎體而塞其下既无原泉之滋而恆束于隄防若決其防則又有立涸之勢此節之所以苦而道易窮也茹荼集蓼之境豈堪久處君子剛中而行之以說節所當節如四時之迭嬗而无所不通不拘于境以自苦九五當位而六四承之甘之如飴而安之若素蓋必如初爻之慎密而知通塞見之明故處之裕也其與位不當者二坐窳則失之拘三踰閑則失之縱皆不可以得亨上爻既當窮極但宜守節以自終古來孤臣嫠婦抱其區區之心至死而

靡悔綱常大而軀命小此又明知其凶而義无可悔者也 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貴乎撙節之得宜能約于義理之中以為節文其德行乃為无敝君子之用節如是而已

古來不少節士元亮之于靖堯夫之于康其不愧于君子矣乎

三三中字

兌下與上

緒曰卦取虛中而有孚然所以成其孚者正在二五兩剛渾淪以固其外故非說以與則不能孚不孚則亦不化觀禽胎卵菹之形可以得其

義矣

瓜子會意乳穀皆从孚

風从下生而有信凡屬于陰產者能豫知之

豚魚舊解或為

江人能識風水之性可仗以涉川而不危卦爻兩不相謀无非發明有

孚之理二五相與為固結之孚同心而一德拜手賡揚有唱斯和君臣

也而父子矣信宜主一不可變而有他他則不安

變柔之渙

三四兩陰自為

匹敵三不當位故哀樂无常四陰壯滿欲絕羣而往似離虛腹互頤虛

口雖匹敵而志不相孚故知必依陽以為固惟如九臯之鳴鶴乃聞于

天今以翰音而上登

雜曰翰音

是為虛聲无實之象謬妄如此宜其反為小

過而尚遺飛鳥之凶也

言與行相符合自信而人乃信之不可以强孚也人不聞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是為閔子之孝而况于君臣朋友之間所以為榮辱之樞者哉

三三小過

艮下震上

緒曰僅以小者過而取亨則當以安于在下者為正才有所限時亦未
 可大有為也卦取二五柔中而五居尊君公之定位凡諸爻之字所指
 皆謂此爻既為尊位則凡欲過乎此者皆悖乎象文不宜上之戒而有
 飛鳥之凶矣二與五同類相求欲過三四之陽而往遇之勢不相及三
四祖五尊故退安于臣位而无咎三四陽剛自持可以弗過三遠多凶
如先妣宜防其或戕四近易危得遇而必戒上六則已亢弗遇而敢于過之者
 也其占雖初上俱凶而初猶時命所遭上則逆由已作殆有甚焉矣六
 五密雲不雨以與二相求而未合互得兌體待澤西郊之象雲已上則
 必雨亦如小者之畜而亨故其辭同弋取在穴者如弋飛鳥過則取之

而尤欲得二以為助也

論語曰拜下禮也過位色勃如也在他人小而忽之或反以夫子為過
 乎恭此咎之徒也凡君子之過率以是觀之

三三 既濟 離下 坎上

緒曰易之為書若但取剛柔應而位當則既濟純美无疵而反對為最
 劣今按之經傳殊大不然此所以不可為典要也水火得乾坤之中而
 不能不限于體質以循環而觀止兩卦自為往復其交雖固而直為變
 之窮惟天地之道必不終窮故既先而未後既終則亂而未猶可以續
 終同此離明之體在險中者又不如出險之有光取濟涉以名兩卦蓋

以此也輪莛衣柳皆所用以涉水之象

尾以象初卦不言狐蓋馬尾

初能慎其始進

四既涉而猶有戒心二本坤體以文明中順乘翟莛為貴爻天道好還

故有喪而必得不在其異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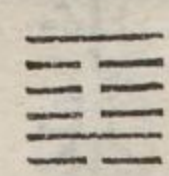
需之變

鬼方者秉承應皆陰幸以

孤剛勝之而力已憊殷先王固嘗用以禦亂而不能保子孫之終濟蓋

五變為明夷之主縱虐于上刑發惟聞腥以視西鄰明德之馨竟何如

也至沉湎濡首以自亡非必以亂終者耶



未濟

坎下離上

緒曰既未相環互相當為首尾常山率然之勢也乃以坎體居下則尾重而象狐幾濟矣而尾濡故凡在坎險之中者居貞而遲重則吉不戒

而躁進則凶

依本義征凶下有字

過此則出險而可以續終矣未嘗不以孤剛

力勝眾陰乃其志得行久而獲賞嚮之得中而來復者正位居尊文明

之光自他而有耀升中告虔以備膺多福是君子者即所謂西鄰之禴

祭者也彼不知陷險之失時而晏然自以為既濟者如乎不如周公身

歷廢興之交觀微而知著特于全易之終就爻位發之孔子神契乎其

微而再以柔得中一語括兩卦之機鈐所以醒天下後世之心目而使

知其為周易者也 上九位窮將變有孚則飲食以燕衍不節則載胥

而滅頂此濟不濟之所以分而非直既未之相環矣可不慎與

孔門易緒卷第四 竟

孔門易緒卷第五

古邾張德純天農氏纂

大象

夫子于卦象之外專取上下兩體發揮示人以用易之道義存乎贊化育以輔世長民為修齊治平之矩較不同于諸爻是為象之

小象已輒用管窺以片言引其緒其已見經緒者不復贅焉

乾 與天行一息不相似不可以為聖人惟聖人純亦不已師文王其疆恕而行乎

坤 德合无疆惟厚乃博能載物不遺何以能之曰主忠信

屯 天叙五典自洪荒闢而已然故作之君師經綸天下者宜莫先于

此

蒙 水出而之海恒始于濶山故志不果則不行不善養之則不能成章而達

需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君子安得不需息焉游焉與乾乾惕若不相僭也

訟 无事而自擾君子必不為吉凶在幾微之先則謀之不敢以不慎師 井田師旅之義兼而有之然周禮九兩謂以賢得民則今之聚徒

為人師者其職安在

比 六服承弼雖賢親並建等異而情不殊

小畜 風行无迹而善入人文德誕敷而力之所屆者遠矣

履 程傳備矣

泰 惟天地常留缺陷以待聖人而修道之事以起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命非夸言也

否 識時之君子必不以其身強與于天下不為平世之禹稷則為春秋之顏子而已

同人 天高日午審異乃以致同故君子和而不流羣而不黨

大有 地大人眾而侈言并包天命不如此修政刑以杜邪之萌而為

善者信矣同伸

謙 物有定分多以自予則不平故驕者必吝

豫 既和且平幽明爲之畢暢非虞周而欲爲韶武似邪否邪

隨 宜靜而動謂之不祥其夜氣必有所滋故曰宴息

蠱 其隨刊于昏墊之後乎拯民于亂而生理再蘇乾坤于是乎有子

臨 本義得之苟首言不行之謂臨又以川壅爲義可謂善于觀變矣

觀 順八風巡四嶽先王有運量天下之本失其意而封禪興般游作

矣

噬嗑 明先于威但象刑而不遽用如豐乃用之

賁 非明且遠不足以決疑以敢心居之則不可

剝 雖崇嶽必載于地邦本所在宜固之而後安

復 傳義詳矣

无妄 天地以生物爲心于此乃見其實與乾傳之言利貞者初不異也

大畜 已見卦緒

頤 能慎以節何正如之養道盡此矣

大過 不惑不憂不懼夫子自道也何待假年哉

坎 學易厭而誨易倦以習坎者用之則幾矣

離 火傳而不盡不善續之則難乎爲繼故明明德于天下者貴乎日

新

咸 澤受有象而山受无形有若无實若虛者能如是

恒 至神无方以有方者立其幹不易所以為易之宗程子之言雷曰

起處起

遯 已見卦緒

大壯 已見卦緒

晉 進進不已以昭其本明之德于大學首傳蓋昭合焉

明夷 時晦矣而明體不息彼入地者初何嘗息但不用則常晦耳以

六二臨坤故曰泣衆

家人 風至无常而其出有自无无實者故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睽 離兌同稟陰質而燥濕迥殊君子亦善自反耳何必同

蹇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則惡去而德日修

解 如方旱而雷雨作故赦宥者以解時之悖不數以倖小人

損 方寸之地而工畝橫生全其天者寡矣必也制其欲而心自平

益 有幹旋造化之力焉速而果交相資以為用

夬 澤當下施居德則必究于上達

姤 彰癘以樹之風聲不謹之于初何以四達而不悖

萃 物聚虞有隱慝焉不可以无事而忘備

升 象義自明

困 致之為義固委心以任之然志在必伸則命自我立

井 坎為勞卦萬物之所歸也與能上出以成其功與有勞焉矣

革 已見緒言

鼎 火木成象中爻實互兌乾二金以為之質體重位尊王者大居正

之義也蓋周公營洛所取而遷鼎則証緒已辨之

震 已見緒言

艮 已見緒言

漸 風之落山以漸而壞則山之生木亦以漸而滋自淑淑人循其序

而已

歸妹 正不如漸順又不如隨故知必以儆終于桃夭卜其宜家此則

否矣

豐 必明威皆至而後致之蓋其慎也

旅 淹恤者旅人之所患而况于寄棘宜敬用其明无滯獄矣

巽 厲風不終朝其所入者淺故申命在事先不嫌于諄復

兌 已見卦緒

渙 卦象廟而兼言郊積誠通幽而散者合微者著仁孝无二理也治

國其如視諸此乎

節 已見卦緒

中孚 非火非雷何以有獄象丕蔽要囚至于旬日以曲求其生不虛中何以能爾

小過 寧卑而毋亢寧過于質而不敢過于文蓋以約失之者鮮矣

既濟 惟其濟之既也寧過而防之而滅竭之患不生于意外矣

未濟 類聚者不可以妄交君子慎辨使各居其方印須所以爲利涉之道也

文言

夫子特于乾坤二卦言以文之以示引伸觸類之指彖傳自大哉乾元

以下四德之備于天行而驗于庶物者已極萬殊一本之妙然其實理之所以然則猶可推而得也惟其爲善之長故物得之以資始惟其爲美之會故物得之以流形惟其爲義之和故性命于是而各正惟其爲事之幹故太和于是而保合造化廓然无非此理之川流而敦化者也然則君子所以法乾之行又可得而言矣必其全體皆仁而後聯萬類爲一體必其嘉于所會而後合經曲于自然義非所強而裁也以利爲本故物无不宜知非所虛而託也知而弗去故事无不立于是元亨利貞之德一一屬之君子不異元氣之流行于四時所以乘六御天首出而寧庶物可以先事而信之者矣

舊疑元亨利貞之解先見于左傳是古有是言愚謂此正明臨文援入非果出于穆姜即使有之是穆姜謬舉以當隨豕而夫子乃正其為乾德同此八語一經提闡而精義畢呈

左傳無四者字善作德次段君子字乃夫子所增會亦作德

乎其為化工陶鑄之筆也

乾六爻並言龍德有微著而無廣狹初潛言德成而未為世用二見言德普而不居其功三易危故言出處皆安于位四未定故言變化足乘乎時五則龍德御天應天而首出故但言其利見之所宜而已上九過高无位

此權位之位

君子之知可以與幾存義必先有以處之為悔所不及豈其大明乾道之終始而猶或失于進退存亡之正也乎

是君子者亦既大而化之何以尚有庸德庸言修辭立誠之事吾夫子不云乎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自志學以至從心俛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此聖人體道之實功非别有見于高且遠而託于卑近以自道也

子思言至聖莫不尊親孟子引有若言出類拔萃此即九五利見之義可謂善言聖人學者苟能察理會心豈惟血氣生民雖一鍼一芥亦當憬然有得但不可以聲氣燥濕雲龍風虎分屬之于六子即向謂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專指動物植物而言亦恐其與鳶飛魚躍之機所謂活潑潑地者不相肖矣

乾卦六爻夫子一一指陳意理至于再三可以交相參証大抵謂諸卦爻象雖只繫以片辭而實則引之而愈長推之而愈出所謂發揮旁通者皆當以此爲式非詳于乾而畧于坤也至于用九爻義獨係之以乾元此補發爻辭之精意蓋天地之氣運始則必通利歸于正萬物得之而以生以成惟元與貞實持其終始故用九變坤者皆元之通用六變乾者卽貞之復坤德旣利永貞而人或未省天則之于何而見也故特表而出之

人能備有純陽之德乃謂之大人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至乾之九五而茂以加之矣其他諸卦所稱蓋卽其具體時不盡同而德與位則无弗同也夫子切指以示人而博徵其驗可以想見上古聖人乘乾御世天人協應之符大率似此矣再以易書而言如庖犧之畫卦先天而弗違也文王周公之繫辭後天而奉若也逮吾夫子先後一揆照然如發其蒙而易道大顯非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哉 升二之大人卽同見田之義

坤之能動處卽是剛故能承天而行地非是无所謂順利矣乾之靜柔不易見當于此默會之他因象傳義明故其辭比乾爲略

動剛故直其德靜而本方君子以之敬義相資合外內以成其大性所固有而非習也故時措之宜也 无成之義言妻言臣而不及子以子

自有為父之道當作述相承不可以言代終也 括囊象應履霜意多
 主于閉隱程傳充廣之義似未之及 孟子言充實之謂美六五緼陽
 于中以居尊位不惟含之而已至于暢發而有光輝表裏洞然蓋大而
 幾于化矣 盛滿之戒不因陽道有怨辭而况于陰蓋動極必交變終
 則易欲易未易之際君子尤諦審之 自純坤而復其中有動剛者以
 為之主宰故不嫌于无陽 據左傳蔡墨言龍有雄雌而馬亦有牝牡
 既坤馬利牝足知乾龍之謂矣陰盛即為龍戰是雌擬于雄也然則說
 卦所以象乾者豈非駟駟之牡馬乎言陰血而不言陽氣其理亦猶是
 耳

卷第五 竟

孔門易緒卷第六

古邾張德純天農氏纂

上繫傳

人既生孔子之後誰不自謂讀孔子之書然習焉而不察者蓋多有之
 遺經具在要知刪定筆削當于言外得聖人之指而未為孔氏之書論
 語孝經信為孔氏之書矣而羣弟子各記所聞不盡出于聖人之筆家
 語戴記而下益復可知則雖身為孔子之徒而能親窺其著作者固已
 尠矣幸而晚年贊易手澤僅存此不深信而篤好之將无夫子之文章
 遂湮没于千世矣乎 彖象文言猶依經而立如繫傳兩篇則出于聖
 心之獨斷支分條布脈絡井然天文人文畢萃于是苟具知識者宜无

易傳 卷六
異辭韓康伯不知輒謂非易之蘊程子非之特言聖人用意深處全在此篇而或生同其時敢疑繫辭非聖人作惜不得起其人而一問之也

此論不始
于歐陽氏

繫傳義緼深遠其緒似爲至紛讀者宜先得其要領大約所言者造化之變蕃德業之盛大與易書之精奧然其贊天地贊聖人之本意无非所以贊易書又不獨卦爻象變的然標舉之處而後知其言易也易惟一理而理于何託觀天地所造化而後知理无遯情然正惟易能生天地而不得謂天地居易之先易无二道而體道者誰觀聖人之德業而後知道非虛位然亦惟易不離聖人而不得謂聖人盡易之量自天地

而下極于昆蟲草木各正其性命自聖人而下至于愚夫愚婦日用而不知易如是故其書亦如是噫精矣一矣微乎危乎 純非敢妄增疏解但章重句複自有窾會可通故須順辭見意其舊貫可仍者不復贅爲之說

首章摯乾坤爲易之綱而要天下之理歸之于易簡大意言定位居多以法象旣明而天地間千涂萬轍乃无異趣也惟其有定位故以天道言剛柔摩盪成象成形者此乾坤也以人事言知能德業可大可久者亦此乾坤也其理至爲易簡而至不易得得之者爲立極之聖人

賢人不與

聖爲等差正謂富有日
新過于人之德業耳

已下各章類從首章推行而出

既言吉凶生而變化見此章專以屬之卦爻蓋羣分類聚成象成形本出于理之自然而非聖人觀象繫辭則吉凶无以明不因著策之錯綜奇偶則變化无自生是故變化爲用而吉凶成質又得失之幾介乎悔吝進退之節協乎晦明動乘六爻靜存三極故君子之用易也恒居靜以御動而動罔不臧以象辭變占一因乎自然之理而已君子所安之序不但如序卦所云蓋卽爻畫變成之次第平居習而安焉故慮事以動而无弗得矣

第三章又因卦指爻因變指辭而申言悔无咎者之足以善其動貴賤小大推乾坤定位卦由此而得名而辭指之趣向亦于是而紛出矣

大而化化而至于不可知者神也體物不遺兩在而不測易如是故天地如是聖人所以彌綸之者无不如是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可謂微渺矣然莫非天地自然之理聖人寓其知于觀察窮其始終物變之所以然而于微渺者无弗燭矣民物待濟與天時之錯行水土之敦固可謂遼廓矣然莫非天地本然之性聖人密其功于知仁至于樂天安土而无不然而與遼廓者適相肖矣萬物一天地也聖人知行交至則性自我成命自我立其範圍而曲成之也初不異一晝夜之自爲循環而无所窺其彌綸之迹何方體之可言故知至神之所爲可以知易矣此後各章皆推極于神以爲歸宿

本前章言至神之所爲者何也曰道也何謂道天地間一陰而又一陽
往來合變而不窮舍是別無所謂道也道循生生之理以出自於穆不
已之初以至形形色色之後不有繼之者何以方生而一理渾然不有
成之者何以既生而衆理皆備足知所謂一陰一陽者本不可離而在
人初無餘欠也但性无不善不能不挾氣稟以俱來于是毗陰毗陽而
无以妙其一用中知且然况乎夫婦之倫罔知罔覺无惑乎離道
者多也聖人有憂之而修道之事以起不與同憂
蓋不能憂仁至義盡故其德業
之盛大富有而日新實則體用一原微顯无間无非體天地之心以爲
心使人各復其性始不當以无心有心而生分別也由是而反觀夫易

不過盎然生物之心託諸乾坤以效其能彼求易者極之著卦而得占
用占以應事其數至萬有而不齊然總不越乎一陰一陽之往來不可
窮亦不可測易也道也聖人也一神之所爲而已

第六章又明神之不可測察乎天地之間其生生之德極于廣大而變
通要非陰陽氣質爲之而實乾坤之易簡者爲之也乾坤動靜互根又
自爲一道妙如是

第七章言聖人體易德崇而業廣適因乎法象之自然故與人同所性
而庶民去之惟聖人生知安行由是以出入以能存其心于知禮故耳
設卦生爻者易之幹然必觀象玩占而後天下紛糾交錯之處恍然各
覩其形容秩然各循其典則絕不見其煩擾此非繫辭不爲功是辭也

孰非出于聖心所擬議苟人事將有言有動能不汨于私意一如聖心
所擬議而出之于以御天下紛糾交錯之來无往而不與道合矣吾夫
子設身示教隅舉中孚九二以下諸爻引伸其意理以爲擬言議動之
準以明象占所得辭雖約而指趣甚長全易類然莫非可以辭尤而免
悔者也

析理與數而二之其去道也遠矣縱有至微極顯之理不倚于數則不
能以自呈故天地有數萬物亦有數凡數之无可逃卽理之无弗貫者
也數不出一奇一偶自微之著相因而序見亦相待而配成五位積
實至于五十有五爲天地之大備凡數皆取給于此然其所以妙于

變化者又各由乘除羸縮而得而不必用其全此大衍之數寓著策以
入用象歷紀以歸餘又所以斡天地之樞而操萬物之柄者也易書具
在語其理之至則天道雖微由此而顯人事至顯用此而神夫道極于
神蔑以加矣而孰知一該于數卽此奇偶之變化者爲之乎 愚言凡

數皆取給于天地而不用其全者可推而得益數常始于一而終于九
其十百千萬皆數盈而復歸于一故十雖成數不爲變化所因試觀洪

範陳疇全置十于不用著策本數則折中而用其半

除五得
五十

干支律呂

則倍半而并用其羸

加五得
六十

以至方家術士之流各就畸零以取用

因
五

十有五子母自
乘不能起數

又一爲數宗九爲數極中五居尊而不可動是爲消息

之大關故大衍之用妙于虛一而再分二掛三揲四以生變合之六七八九陰陽老少之象以成爻五獨虛中而肆應自然相得而有合不見五而无非用五者矣成爻如此成卦亦然小成如此全易盡然引伸觸類何者不消息于五位之中此乃變化之所以神學道者所當刳心也本圖書原卦畫啟蒙之說詳且盡矣其小有所悟別見之于緒餘變化之道莫神于易辭變象占四者其明驗矣而不謂道在聖人已實兼而有之叩之立應遂知來物者易之精參伍錯綜文成象立者易之變精也變也不假思焉而天下之故感通于寂然之頃豈非易之至神然不得謂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者或有得于思爲也天下之事理深者

遜于幽元幾者兆于惚恍聖人窮理盡性有以極之研之不期而然自神于至精至變之用然則辭變象占固非聖人假之以肖易而易轉分得乎聖人之所有者矣曾謂有兩神有二道哉

易所以開物成務而前民利用者何嘗不存于著卦而著卦之德不過曰神與知象呈乎圍徑而義貢于六爻聖人之用之也不大聲色不長夏革知藏于微渺之中而神妙于立達之際往來因革雖百世而可知非大聖如義文必不足以與乎此矣是故明天道所以知來察民故所以藏往故者其已然之迹然之迹民用之而吉凶于以前知聖人用之而神明于以瑩

發是物莫神于著卦而聖人興之以設教也故觀乾坤可以悟易觀于

戶之闔闢可以識乾坤立象成器法雖制于有形然利用出入通變而不窮者皆此一一之至神妙之于无迹者也

諦審文義宜于此處斷章爲是以下易有太極易有四象乾坤其易之緼又宜各自領句分章若仍本義之舊則天祐一節旣无所屬而書不盡言以下所云立象繫辭者意屬前而不屬于後可細會得之由聖人神于用易而試溯其作易之原則知著卦悉因乎法象精意畢達于言辭兼費隱該小大而无所不盡太極者衆有之宗本爲无對圖書用以起數在易卽爲初畫之陽以動靜所乘于是偶陰而成兩兩其兩而爲四兩其四而爲八又兩其四八而爲六十四自此以往巧歷所

不能盡然无不以一爲之宗法象因是而大備故語天道之大莫如四時日月錯行而代明語人事之大莫如帝位聖功崇高而廣博然一一爲法象之所有故雖蹟深隱遠人得有所依據以探索而鉤致之于是吉凶定而大業生信非著龜不爲功矣神矣哉物乎造化生之以啟牖乎聖人聖人法之以參贊乎天地不有卜筮誰與先天而開物後天以成務者哉

大易不言有无故人生而靜以前不容說夫子明示太極爲衆有之宗何嘗碍理周子多著无極一言反滋聚訟所謂意圓而語滯者耶兩謂之儀明其爲法象之始兩相摩而爲陰陽太少以自兩趨八不得

不經由而為四也邵子又分四屬之剛柔不已贅乎

五位虛中邵子偶未會及遂有與五坎六艮七坤八之目近時閩僑章

氏著書備舉其失然究未悟乾坤成列之但宜為橫而必不可以圓而

布也

故夫再以法象而觀八卦既成因而重之以生大業則必寓之著策而

後六爻兩體之象垂示顯然

四象四字似因前章而衍否則如六九于七八陰陽老少又非兩摩成四之說

是理呈乎象象命以辭辭要于斷此易書不必盡言而无不可見聖人

之意也于何見之即大有上九一爻可以起悟

天祐一節不為錯簡

立火天之象

而命以元亨足明所有之大矣周公繫此一爻又告以自天祐之之語

斷以吉无不利之占則以上九象天五能柔順虛中而崇尚之故得祐

而最吉學易者果能似此變通而鼓舞始覺聖人本无不盡之意亦无

不盡之言極著卦之至神无非引伸于法象之中者也

易之精意具存乎法象故其中藏而外見者莫過乎乾坤然已不能不

分屬于氣質以乾坤而有成毀聖人假設之言亦易書之微指也

一成一毀

仍不離易

第易緼之所謂乾坤不以其氣質而以其神化不在純奇純偶方

圓成器之後而在一陰一陽交通變化之初不離形而不即于形此乃

謂之道及其通變既行事業既顯然後恍然于易之所謂象與爻者皆

所以極天下之曠鼓天下之動初非有所勉强于其間也自非聖人之

德行能窮易之緼有以神明而然成之則亦不足以凝至道耳

繫之上篇據愚瞽之見分章如此蓋舊本俱作十四章宋諸家俱從

之今本義合并其二所未敢安輒為斟酌其次弟如此

此章之義其意蓋謂聖人所以成道者必資乎德行之修也然德行之修必資乎學問之博也故曰君子居則觀象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象而玩辭自是以下皆論德行之修也然德行之修必資乎學問之博也故曰君子居則觀象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象而玩辭自是以下皆論德行之修也然德行之修必資乎學問之博也故曰君子居則觀象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象而玩辭自是以下皆論德行之修也

孔門易緒卷第六 竟

